

“预言”

与会艺术家： 六岛艺术家团体
策展人： 托马斯，皮得
协调人： 张雷华
展览时间： 2010年6月27日 — 2011年1月31日
地点： 中国上海市莫干山路50号6号楼2楼六岛艺术中心

六岛艺术家倾情呈现：王东马、蔡多宝、兵冰、罗丝唐、张德丽、孔墨沙、 马特·卡罗斯

“预言”是六岛2010年的第五次展出，关注人预见、评估和创造未来的能力。作为一次互动艺术的展出，“预言”认为每个人都是预言家，都具有不同的预言能力和思维，能站在个人的角度对未来进行不同层次的展望。未来，似一件艺术品，为我们所想象，所设计，所创造。

“预言”展出的当下，充满了关于经济兴盛、权力更迭和技术发展的种种揣测。有些人发出环境恶化和战争的警告，但其他人仍然对鼎盛时期的和平充满信心。来到上海的过客心存敬畏，住在上海的居民心思跳跃，他们汇聚在此，企业家、工程师、外交官、教授、交通主管、城镇规划，还有艺术家，各有各的故事，但最真实的莫过于他们对于未来的真知灼见。

“预言”讲述了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灵光乍现。不论灵感来自超自然因素还是人的内心，顿悟总是以不同形式出现，比如一个数学等式、一幅绘画作品，或是一场政治运动。在灵光乍现的刹那，未来展现于现在，思想的地图指引未来的道路。在Thomas Charvériat（托马斯·查理赫）和Pete Bradt（皮特·布莱德）的精心策划下，六岛的艺术家们以平淡中见新奇的手法剖析了预见（foresight）和预告（prediction）的概念。延时动态视频和LED叙事作品质疑了时间的直线属性，而互动作品则强调了个人对于周遭环境变化的持续影响力。

艺术品

王东马创作的“移动影像”是一组不同功能和时期的老相机，这些老相机被重新组合在一起，直观地呈现出相机的发展历程。诸如Kodak Duaflex IV（带有一个Kodet镜头）等品牌的老相机，和Kodalite Flashholders, Argus seventy-five, 以及中国最早的海鸥牌风箱式相机摆放在一起。微型的LCD显示屏嵌入到这些相机里面，强有力地相机发展的两个阶段、数十年光影衔接在一起，完成了一个过去和过去的未来的轮回。窥入取景器能看到摄影师最后拍摄的镜头，提示人们“观察”就意味着被观察的对象业已存在。在王东马的大多数作品中，一张办公桌或一面镜子里面的内容被悉数清理出来，经由改装，并以一种新的组合被重新放置回去。因此，这些相机的重新组合象征着技术的返祖，是对技术发展趋势的玩味。王东马的作品最终指向消费者的海量输入，探讨我们家庭和办公室的基础架构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由内而外地发生机能和机械的变化，探讨在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预告”如何让位于“观察”。王东马写到：“制造商会大批量地生产产品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但这些作品蕴含着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任何一件产品是完善的、不可改进的。尤其在计算机产业，消费者和设计者具有同样的智慧，同样为产业的发展作出贡献，使大众受益。比如，用户设计和共享的Firefox插件，苹果支持用户开发的iPhone应用程序，跟无数的时时刻刻都在被混音和改编的音乐一样，让用户和设计者共同获益。即使当产品进入市场开始销售，也不再是所谓的‘成品’。”王东马认为相机也有着类似的互动发展的条件，相机的品牌和专利设计在个人生活的更广泛的机制中变得无关紧要。此外，老一辈的摄影师都熟悉这些相机型号和品牌，他们乐于回顾先锋影像艺术家们活跃的时代，如白南准（Nam June Paik）使用Sony Portapak的1960年代，或者布鲁斯·诺曼（Bruce Nauman）艺术生涯的任何一个阶段。面对着六岛艺术展上不停闪烁的LED显示屏，参观者仿佛回到了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的艺术展，逐渐领悟到艺术传承的真谛。

为了利用影像艺术向电影致敬，六岛用LED模拟了最著名的电影实验：库列绍夫效应（Kuleshov Effect）。该实验最初完成于1920年代，让不同的观察者先看到同一张表情凄惨的脸，但随后却看到不同的镜头，包括一碗汤、一个小女孩和一根棺木。这个实验在今天看来意图非常明显，它向人们揭示每一个镜头都会改变影像所传达的所有意义。在六岛的模拟实验中（Kú Lí Xá Fà Effect），一个男人的LED肖像和三个LED显示屏依次排列成一条直线。参观者可激活不同的感应器，使LED讲述不同的事件，或者是一个男人渴望一碗面条，或者是一个男人充满嫉妒地看着他的梦中情人与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又或者是一个男人为失去爱狗而悲伤。不管是最初的实验，还是模拟的实验，都证明了人们在经历事件和预测未来的时候，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的次序决定了他们对于整个事态的理解，而不仅仅是影响他们的个人情感。

也正是基于对“库列绍夫效应”的理解，马特·卡洛斯（Matt Carols）发现了巫师预言的荒诞之处，并开发了一个名为“基奥普斯金字塔”的电脑程序，可根据呼叫人的手机号码来预言他马上要碰到的事情或死亡的原因。根据命理学和艾柯（Umberto Eco）的“芝麻开门传奇”理论（the legend of Open Sesame），卡洛斯发表了关于“预言”和“利益”的看法。他在个人网站上写到：“每一天，那些看手相的、邪教头目和股市投机者都在向他们的客户吹嘘，以利益而非数据引诱之。他们吹嘘的手段包括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歪曲捏造，利用任意的日期、时间、影像，甚至是等距字母序列（Equidistant Letter Sequencing）¹，把自己伪装成救世主，把其他人诋毁成敌人、卖国者或者任何该受到压制的威胁。你总是能找到这样一个等式，即长度x重量x地址x你喝掉的啤酒数量/你吻过的人数=78，结果正好等于你停车罚款的数目。”

¹等距字母序列（Equidistant Letter Sequencing）是一种跳跃式阅读文本以发现隐藏信息和“圣意”的技术，可每隔一个或多个字母进行跳跃阅读。麦克·多思宁（Michael Drosnin）撰写过一本超级畅销书《圣经密码》（The Bible Code），其中讲到作者利用一个计算机程序从摩西五书中发现了精确的时间预测。因此，人们相信只要使用一个足够长的文本（如梅尔维尔的《白鲸》），就会有足够多的统计结果来实现任何目的。

“人总是试图去理解周围的环境，否则就会感到不安。正如在“Absolute 0:00”中所探讨的一样，人不可能有充足的脑力来计算宇宙中物质的所有轨迹和动量，因此也不可能推演和完美地勾画过去或未来。然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不停地利用有限的认知能力来计算和勾画。

在棋类比赛中，我们的计算被运用得淋漓尽致。棋类比赛不涉及任何偶然因素，完全是考验谁更有先见，在二维的平面上计算出所有的可能性。“旗袍说”(Qi Pao Says)是一个互动的作品，使参观者参与到逐步计划和预测的游戏中来。一个模特站在镜子里，身着旗袍，邀请参观者用手机短信向她发布指令。模特可根据指令做出不同的动作，如搔首弄姿、做鬼脸和抛飞吻。这件作品不仅仅是模仿了1至800的数字关系或者信用卡聊天室，而是让观众直接面对一个他们想要猜透的程序。当模特响应了一些指令之后，观众会不禁问道：艺术家们究竟想到了多远？什么时候模特会停止响应而暴露出这件艺术品的局限？六岛揭示了我们这样一种内在机制，即在不同的空间或时间预测其他人的反应并诱使对方做出回应。在创作“旗袍说”的时候，六岛的艺术家用揣测观众的想法。而一个月后，观众又揣测艺术家的初衷。这种相互揣测的游戏，与社会关系网络、在线窥视和虚拟人际关系一样，都反映出缺乏人与人接触的问题，而网络身份在这个时代成为了最重要的身份形式。

集体主义的六岛乐于吸收各个艺术领域的特点和灵感，因为各个成员都有各自的背景，从戏剧到电影、音乐，再到文学，不同的艺术语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带有说明文字的作品，如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的作品，出现在墙上的标语里面、作品的名字里面、尤其是在浮动于镜中的LED视频里面。电子像素组成的文本浮动于参观者和自己的倒影之间，既突显了文本本身，又强调了整个画面，引导参观者将信息与影像融为一体，思考文字对于个人的特殊含义。“如果你站在这里足够长的时间，你能看到自己的脸颊下陷？看到了吗？这儿，还有这儿。或者那儿，只是有一点点下陷。是的，讨厌的丑老太婆。”

六岛为“预言”赋予了独特的意义，并非批判超自然预测的不合逻辑，而是展现前瞻之美，提醒人们文明的基础乃是预告、愿景、目标、谨慎、信仰和对未来的孜孜不倦的集体探索。

关于我们

六岛艺术中心于2006年在中国上海成立，是一个由艺术家建立运营的，秉承“艺术第一”的非赢利性组织。六岛的信念是为从事社会、美学和哲学问题研究的当代艺术家提供一个创作、展示平台。自2006年以来，六岛艺术中心已展出了来自23个国家的248位艺术家的作品，赞助了129位常驻艺术家，组织了43场展览，并帮助创建了2000个艺术项目。2007年，在托马斯和扎娜带领下的六岛艺术中心成立了由中国多位新兴艺术家组成的六岛。它综合运用艺术、技术和科学等手段来探索文化潜力，其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艺术界的发展。每个六岛“超前艺术”展览的作品都是在六岛工作室由艺术家团体协作完成的。